

DUKU

读库

1606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非外借

DUKU



主编 张立宪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库. 1606/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5133-2388-8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69852号

读库1606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57268861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70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6年11月第一版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388-8
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。客服邮箱: 315@duku.cn



DUKU

读
库

责任编辑	杨雪
助理编辑	梁霄
图片编辑	黎亮
美术编辑	艾莉
	耿冰
特约审校	黄英
	张钧
	丁杨
	马国兴
	潘艳
	朱朝晖

目录

- 1 青年梁左 郑 猛
梁左带来了一个时代，也带走了一个时代。
- 90 与溥仪皇帝在一起的五年 佩尔米亚科夫
一个清朝皇帝放弃了自己的朝代和民族的祖先。
- 164 靖康之变的小人物 秋 原
影响和推动历史进程的小人物。
- 225 抗拒长大的猫咪 Archie M
把苏格兰威士忌掺入咖啡喝，这样洒脱不拘的女孩可谓之“怪杰”。
- 303 浮生（续） 任晓雯
“浮生”不是非虚构，也不是小说。
- 329 关于费米悖论的想象 蒂姆·厄班（Tim Urban）
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

青年梁左

郑 猛

梁左带来了一个时代，也带走了一个时代。

求学燕园

1978年。初春。北京大学。

夜幕降临，三十二号楼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，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师生聚集在一起，举行全班的第一次班会。

这次班会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，无非就是选班长，选学习委员，选生活委员和文艺委员。不过非比寻常的是，这些同学年龄差异非常大，最小的十八岁，最大的已经三十一岁。

这些人能在大学校园聚到一起很不容易。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多是来自煤矿、油田、毛皮厂的工人，或是刚从农村归来的下乡知识青年。在刚刚结束的十年浩劫中，很多人早已荒废学业，上一年突然恢复的高考又让

人有些措手不及。

班会上，同学们眼神发亮，略带着家乡口音互相点头问好。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师生的北大岁月，于这一天正式开始。

全班最初有三十八个学生，后来北大考虑到北京市三十岁以上的大龄高分考生较多，又安排了一些家在北京的走读生入学，这个班被安插进十个人，共四十八人。

这些人中，有一个眼睛不大、戴着眼镜的同学，学号7710014，名叫梁左。

梁左1957年9月3日出生于北京，同学们看到的他不满二十一岁。与很多大龄同学相比，他还属于班里的小字辈。之所以叫梁左，是由于他出生前后全国正在“反右”，家人因此希望他能“左”一些，这样不容易犯错误。

入学之前，梁左在北京郊区平谷的王辛庄插队。1976年梁左进村当知青的时候年龄很小，在村里也只劳动了两年，插队资历并不算老，但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平谷话。对于梁左这个本事，他的大学同宿舍同学郭小聪非常服气。同时期郭小聪曾在北京另一个郊区延庆插队四年，也没有学会当地方言。郭小聪认为，梁左有语言方面的天赋，平时特别留意生活中的语言。

入学当天，同学们基本都没有家长来送，尤其是男生，很多人入学前就是工农兵，得到过社会历练，大部分人自己扛着行李就来校了。班主任对郭小聪说，你是北大附中毕业的，对校园比较熟悉，就带同学们转转吧。从广西来的岑献

青同学走到未名湖边就愣住了，哎，这水怎么不流啊？从小在广西长大的她从来没见过冰，感觉非常新鲜。

梁左是家人陪着来大学报到的，不仅有母亲谌容，还带来了妹妹梁欢。

梁左考上大学的消息在家属院传开后，邻居们纷纷来梁家道贺。谌容高兴地为儿子准备了从里到外全套崭新的衣服和其他行装，包括毛巾和香皂。在那个还需要布票和工业券购物的年代，这些装备让一旁九岁的梁欢羡慕不已。谌容对梁欢说，等你将来考上了也给你一套。

十一年后，梁欢也考入北大，同样为中文系文学专业，教她的老师中还有梁左的同学。

谌容原籍四川巫山，生于湖北汉口。1957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，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和翻译，后在北京五中当过俄语教员。她曾三次到农村体验生活和劳动，其中一次是在山西汾阳一个叫万年青生产队的小村，1975年，根据这段经历，谌容写出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万年青》。到八十年代，谌容创作的《人到中年》等小说，奠定了她在当代文坛的地位。

梁左的同班同学陈建功很早就认识谌容。入学之前，陈建功曾经当过十年煤矿工人，1973年开始发表小说。尽管梁左也当过两年知青，但与一些戴着光环入学的同学相比，他差不多是一张白纸。为显得老派一些，梁左平时最常穿的衣服，是一件青灰色的中式对襟棉袄。同学们都猜，这件衣服是他父亲的。

梁左一入学就四处打探同学们的底细，询问他们入学前都发表过哪些作品，了解到班里果然藏龙卧虎，不少人身手了得。

入学前，陈建功已经在给电影厂写电影剧本，黄蓓佳也发表过不少小说，她来京报到的消息还登上了当地报纸，“热烈欢迎我省青年作家入学北大”。爱好写诗的郭小聪在插队期间，常去县里参加创作班，按工分领钱交回队里算是出工，被延庆老乡称为“知青贵族”。

梁左一有机会就拿出小说初稿向同学讨教，不料大家都谦逊地直摆手，得得得，回家问你妈去。

入学之后，同学们最寻常的奢华享受是听名师授业解惑。现在来看，当时的授课教师可谓阵容奢华：吴组缃、王瑶、季镇淮、周祖谟、林庚、阴法鲁、吴小如、金开诚、何九盈、袁行霈、乐黛云、谢冕、孙玉石……他们各有专长，每一个名字都让人肃然起敬。

除常规课程外，还有形形色色的讲座。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给同学们讲述相声史。他刚被聘为北大中文系名誉教授，第一次到北大讲课时，授课地点不是教室，而是被安排在能容纳更多学生的礼堂，几千人的空间座无虚席。中文系的学生受优待，每人一张票，其他系的学生十几个人摊一张票，很多没票的学生只能挤在门口听。

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侯大师开头竟然有些紧张。他可能想在学术性上加强一些，开头从“象声”说到“相声”，用了大量野史杂传材料，但同学们反响平平。由于对课堂气氛

不太熟悉，侯宝林头上一直冒汗，一会儿用手绢擦额头，一会儿擦擦嘴。不过，侯宝林很快就从同学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们最想听到什么，于是撇开讲稿，说起自己学徒的经历，还现挂了不少包袱，课堂气氛马上活跃起来，笑声不断。在座的梁左很早就喜欢相声，听侯宝林讲课听得津津有味，连那些相声理论他也不觉枯燥。

全班只有九个同学比梁左岁数小，其中包括来自天津的苏牧，很多同学都叫他小苏。第一次班会散会后，梁左拉着苏牧的手说，小苏啊，以后你叫我“老梁”吧。而实际上，苏牧只比他小四个月。

同学中戴眼镜的并不多，梁左平时总是戴着一副黑白框的眼镜。在同学黄子平看来，梁左的眼睛很小，而且总爱眯着，这副眼镜为他增加了不少魅力，使他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五四学生。有一次梁左和同学们在校内游泳池游泳，泳池中的梁左没有戴眼镜，他“哗”地从水面冒出来，岸上一个同学最开始没有认出他。这个同学后来对黄子平说，他这才知道梁左原来长得那么丑。

大二时，梁左当过班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。在苏牧看来，班里已经有党支部，所以团支部也不算什么，应该是没人想干才让梁左干的。不过梁左对这种安排还算满意，一天他又悄悄拉住苏牧的手说，小苏啊，以后你还是叫我“梁委员”吧。于是，苏牧又“梁委员”、“梁委员”地称呼了梁左很多年。

到九十年代，苏牧和梁左、王朔一起吃饭，席间王朔

听到苏牧总叫梁左“梁委员”，了解缘由后，他也一口一个“梁委员”。

班里有位叫王小平的女同学，梁左在入学之前就知道她的名字，只是没有见过本人。

王小平1975年就写了第一部小说，发表在1976年1月《北京文学》复刊号上。而后，她认识了同样在写小说的女孩韩小蕙。考大学之前，很多人都需要聚在一起复习功课，这样可以共享难得一见的复习资料。梁左当时在平谷插队，每天必须出工，他就以家里有事或身体不好为由，多次回城参加复习。和他一起复习功课的，就有离他家很近的韩小蕙。从韩小蕙口中，梁左经常听到王小平这个名字，也知道她在写小说。

入学报到的当天，郭小聪领着同学们参观校园。王小平正在人群里走着，一个戴着圆圆眼镜、穿着中式棉袄的男生走过来，笑咪咪地问她，你是王小平吗？王小平说是啊。男生说我叫梁左。从此梁左称呼王小平为姐姐，叫了很多年。跟两人都相熟的韩小蕙后来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进《光明日报》工作。

梁左在班里经常学上几句平谷话，逗大家一笑。有一次苏牧爬完香山，写过一首诗《飞》：“十月天，我在山野里奔走，像一只海鸥，弄着绿色的浪头。我飞呀，飞呀！终于飞上峰顶，回头下望，绿浪怎么变成了白绸？”梁左当场就用平谷话念起这首短诗，在场的同学边听边笑。

在文艺表演方面，梁左并不太积极，但中文系举办的第

一次联欢会上，梁左也曾自告奋勇上台表演了一个节目。他借用同学们熟悉的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曲调，但歌词已经被他改成对十年“文革”的批判与嘲讽：“文化大革命好吗？文化大革命好吗？文化大革命国家乱得一团糟，老干部，被打倒，知识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，全国人民大疯狂，掀起了文攻武卫的新高潮，新高潮。”

梁左曾向郭小聪说起，其实他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像别人想象得那么好。母亲虽然已有一定名气，但当时她还在中学当俄语教师，工资并不高。而且“文革”期间她创作小说不仅不挣钱，还被学校视为不务正业而倒扣工资，“文革”后才得到一些稿费。父亲范荣康当时拿着十三级工资，每月一百五十块钱，这几乎是一大家人的全部收入。

说到父亲的工资，梁左小时候还偷偷点过数。有一次范荣康领了工资回家，梁左数了数竟有一百五十元之巨。那时的冰棍分为三分和五分的两种，看着这笔巨款梁左想，每月有一百五十块钱收入的爸爸，一定能随便花钱买雪糕吃，而他当时每天只有五分零用钱。

他们在校学习时，正是经典文学作品重见天日出版发行的年代。在郭小聪的印象中，梁左基本不买书，家里有部分藏书是原因之一，但不买书绝对与他家的经济情况有很大关系。

在校读书时，梁左开始对《红楼梦》产生兴趣，读过很多红学方面的专业书。班里与梁左一起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同学叫李彤。他俩合作的第一篇研究文章，泛论了几个基

本问题，发表在广州的《花城》杂志上。后来还写过一篇《“警幻情榜”增删辩》，具体考证《红楼梦》情榜中到底是三十六人还是六十人，其演变过程如何。

梁左与李彤的合作，一般都是梁左先有点子，然后两人一起讨论和丰富论点，梁左据此写出初稿，李彤再加以补充完善。在李彤看来，梁左的思想比自己活跃，长于创意，而他的加工则使文章逻辑更严密，材料更充实，文字更丰满，两人的合作相得益彰。

《“警幻情榜”增删辩》一文，梁左写出的初稿是七千字，李彤扩充到一万五千字。改稿过程中，李彤把靖本脂批中的文字错乱比喻为“印刷厂里打翻了的字盘”，获得梁左的击节赞叹。李彤此前在报社实习期间，有排字车间的亲身体验，而梁左从小也在报社环境中长大，因此心有灵犀。

这篇文章发表在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上。虽然李彤年长于梁左，但考虑到他是最初的创意者，最后李彤特意把梁左的名字署在前面。扩充篇幅的事情李彤多年后还做过一次。梁左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写过一篇关于“什么是红学”的知识介绍文章，被告知要收入某本书中，但必须扩充到与其他文章大致统一的篇幅，梁左找到李彤说他已经无词可加，李彤受命扩充整理，文章篇幅倍增。

1981年7月，两人和七八级、七九级两个同学组成两男两女的红学小组。当年暑假，四个人以北京大学中文系红学小组的名义，到山东济南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红楼梦研讨会，北大为他们报销了差旅费。

研究《红楼梦》期间，有一次梁左和李彤听说南京有一本《石头记》手抄本，就专程坐火车赶过去，可看到实物大失所望，封面印的字样是“红楼梦”，两人连书翻都没翻就返回了北京。在黄子平看来，梁左钻研《红楼梦》钻得很深，对班里比他大的女生都叫姐姐，这应该也是受《红楼梦》的影响。

上学时很多同学都认为梁左今后应该去搞《红楼梦》研究，后来他写了相声和喜剧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不过有心人可以发现，梁左后来创作的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中，从台词到各种细节，都能发现《红楼梦》的影子。

比如《亲家母到俺家》一集中，老傅曾评说于大妈是个“专管六国贩骆驼的”；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中，志国打电话对方科长说，早知道现在，我还不如当初和你……省得“枉担个虚名”；《请让你来帮助我》一集中，和平说过“两个冤家都难抛下，舍不得你也放不下他”。这种脱胎于《红楼梦》原文的台词，剧中还有不少，另外有时候剧中人还会直接说出《红楼梦》书中的故事。

梁左很注意看同学们写的东西。1979年5月，孙霄兵参观彭德怀挂甲屯故居后写过一首诗《深深的小院》，后来发在班内自办油印文学刊物《早晨》上。出刊后梁左看到这首诗，就当孙霄兵的面一本正经地朗诵了出来。听到梁左的朗诵，孙霄兵感觉这首诗被他读出一些味道，整首诗也显得更好了。这次，梁左没有用平谷话。

由于时代和专业的缘故，当时男生宿舍的流行语分为两

大类，一种是对政治语言的戏谑，一种是对古典文学语言的活用。这两方面梁左均可称大师。

当他有求于同学时，便称对方为“革同”（革命同志）；如果打嘴仗，他便称对方为“阶敌”（阶级敌人）；如果你拒绝了他的要求，他便一脸严肃地问你“阶级感情”哪儿去了；如果考试及格，他就振臂高呼“梁革同终于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胜利”。一本正经的政治术语从他嘴里说出来，立刻变得滑稽可笑。

从农村工矿一步迈进高等学府，有些同学就与原来的女友分了手。诗经《氓》中的氓是个负心的男子，学完这首诗后，梁左就把第一句“氓之蚩蚩”的“氓”换成姓氏，用来称呼同学。很快，男同学们见面都以“张之蚩蚩”、“王之蚩蚩”相称。

梁左经常突发奇想。学校开运动会，新生练正步都要喊“提高警惕、保卫祖国”等口号。有一天大家正练得无精打采，梁左和周围几个同学一嘀咕，众人立刻来了精神，一边迈着正步，一边豪迈整齐地高呼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

宿舍里的同学写情书有不同的习惯，有人怕别人瞧见信上抬头，写信时就一直用左手压住信纸的左上角，有的则先把左上角空着，信写完再填上爱称。梁左发现了这一点，很快发明了女友的同义词——左上角。见到一个男生和女生在一起，梁左就会问，她成了你的左上角？

在十人居住的334男生宿舍，梁左经常把一些政治语言

挂在嘴边，有时还会加强表演的成分。有同学认为，“左”这个字确实非常适合梁左，他说一些貌似冠冕堂皇的话，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语言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就增加了趣味和反讽。很多同学后来看到《我爱我家》，马上就会想起梁左当年在宿舍里说话时的神态举止。

梁左熟悉政治语言，多少与他的父亲范荣康在《人民日报》长期写社论有一定关系。

范荣康原名梁达，江苏南通人，“范荣康”是他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。范荣康二十二岁即进入《人民日报》工作，很快显露出撰写社论的才能，因此长期担任评论部主任，后曾任报社副总编。其间范荣康一度调离报社，担任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秘书。

由于长期实践，范荣康了解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。梁左对郭小聪说过，有一次他父亲和胡耀邦等一起讨论起草一篇重要的社论，胡耀邦最后拍板，文章定名为“光明的中国”，发表于1978年元旦。

在陈京松眼中，梁左在同学中的人缘很好，他也总是拿一件事开梁左的玩笑。谌容虽然当年已经四十多岁，但文学界仍称她为“青年作家”，据此陈京松取笑梁左说，你妈才是青年作家，那你也就是少年儿童，幼儿园刚毕业。

中文系有一个社团叫五四文学社，梁左是小说组的成员。刘震云也在小说组，不过他是七八级的，比七七级晚半年入学。

梁左在社团写的几个短篇小说，陈建功都看过。《早